

青山阙处是吾家

方寸 文/图

一夜的雨，清晨醒来未停。只有等。午后，雨停好了。上山回老家去，一路还算顺利。乡村公路往上爬升，快到村庄分界处时，我们停了下来。远远望去，云蒸霞蔚，青山如黛。我不知道远处在哪里，只知道就这样望过去，是一幅山水泼墨画。天青色，是烟雨之后。我们有些雀跃，拍了不少照片，还有合影。这些亲友，都是为了陪伴我而来。空气是清新的，是初秋的微凉，肌肤很敏感但耐贴。过了分界，一路下行。中途，我们停在路边，摘了一大把野花，白的蓝的黄的紫的，叫不上名字，恣意生长，生机勃勃。人是残忍的，为了自己的一点喜好。不过又想，在这山间，人烟稀少，它们应该是“纷纷开且落”。当我们动了念头，花就不只是花了。

这一束花，我放在了坟头。烧纸，要足够耐心，不能翻动，口中要念念有词。磕头祭拜，雨后的泥土松软，我尽力贴近大地，好像这样就和两位老人贴近了一般。鞭炮响起，火药味很浓烈，烟雾升腾，一瞬间我被罩住了。我假装不记得他俩的模样，或许是真的不记得了，毕竟过了些年头，毕竟现在的人需要记的事情太多。然而，他们就住在我心底，有时候来我梦里——如果一段时间内，他们频繁进入我的梦中，我就会告诉父亲，代替我回去看看他们；或者，我自己从千里之外回去，比如这次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在另一个视角看着我，长大了，工作了，终日奔忙也终于有了家。老屋早就没有了，我发了一会儿呆。也没想什么，皱起眉头，倒是不开心。我的内心是被填满的，但也是静的，是安宁的，是平和的。好多记忆涌来，有童年奔跑笑得太大声讨人嫌的画面，也有无数个下定决心要走出这里的誓言。

我曾经自问过，那些在岁月里发酵的时光有什么意义吗？或许有。自由无拘束的生长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热爱阳光雨露，对一切充满好奇，应该都算是答案吧。但反正，都是回不去的。不然，为何被冠上乡愁之名呢？只有游离，才能怀乡。这个从地图上被抹去的小村落，已经没有名字，只剩下荒草在疯长，种在田埂边的核桃树还在，远远看去很孤独。其实，我的家乡多小啊，我的乡愁也如此之小，可再小，也足以塞满我的心。它在很多个夜晚入梦，让我难以入眠，百爪挠心，一杯酒就足以醉倒。曾有一个深夜，我把网名改成了这里的称谓，并告诉自己“别午夜梦回”。我成了这个村庄的凭证，我记得它的名字，我可以证明这里曾经养育了几代人，又送走了几代人，最终彻彻底底地消失。这是我的来路，但我能讲出多少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呢，春耕秋收，夏蝉冬雪，风物变换，家长里短，悲欣交集，生老病死……

怎么可能戒掉午夜梦回呢？还会有很多夜深人静时，我会被折磨，被感召，被引诱，必须回到这里。哪怕只是呼吸这里的空气，捧起一把这里的泥土，采一束这里的野花，折一根这里的树枝，捡起几块石头揣在兜里，和埋葬在这里的人说说话。这多矫情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曾看他人写返乡之旅，“感觉我这一年都在溯源……我需要这样的溯源，我需要一次断想，我想找出自己没有一败涂地的证据。”这也算是一次我的“溯源”吧。当然，关于是否“一败涂地”还未可知，亦不重要。当年那个执拗的背影，一心想要走出这片小小的天地，如今没有了执念。离开时，也是向上爬升，快到分界时，我们又停了下来。回望，远处漂浮着一缕缕白色的山岚，那下面是我的村庄。“青山阙处是吾家”，诗人诚不欺我。愿你入梦，一路前行才会回望，才会念着归去。

耀眼的芒市

毛守奎

因退休迎来了难得的休闲，陪老人来到云南芒市躲冬。芒市是一座安逸的边陲小城，紧邻瑞丽和腾冲，与缅甸接壤，有着浓郁的东南亚风情。芒市名字的由来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传说释迦牟尼路过此地的时候，正好日出，冉冉升起的太阳光芒四射，故谓之芒市。芒市靠近北回归线，属亚热带地区，是没有冬天的地方。此刻的北方已经冰天雪地，而芒市的中午艳阳高照，因紫外线强，在阳光下还有一阵阵火辣辣的灼灼感，早晚则凉爽宜人。芒市周围群山环绕，山顶蓝天白云，空气湿润清新，深吸一口气，有一种荡涤肺腑的畅快。这里还富藏地热能资源，泡一会儿温泉，躯体到内心都能彻底放松。再在池边沏一壶茶，慢慢啜饮，会感到飘飘欲仙。两座神圣的佛塔是芒市标志性的建筑。在芒市的任何地方，都可以看到勃焕大金塔，而大金塔就位于大金塔的对门，两座佛塔交相辉映，一个雍容华丽，一个朴素典雅。这里还有个孔雀湖，恰似一颗绿宝石。波光粼粼，山水一色，我忍不住心潮涌动，换上跑鞋，踏上环湖宽阔的健身公路。道旁绿荫遮天蔽日，像是撑起了一路的绿色巨伞，贴心地为沿途的人们遮阳。一路上的跑者，各个一脸轻松、神态自然。空气中弥漫着花香，慢慢地，我也飘飘然，脚下生风，竟然没了平时跑步时的吃力，更没了跑累了时的面部狰狞。人在花丛中徜徉，觉得自己也是鲜花丛中的一朵，只顾灿烂。芒市的生活，是慢节奏的。整天如同陀螺一般旋转的我，在这里体会到了神仙般的悠闲自在。楼下有一只公鸡，白天总在小溪边自由自在地神游。清晨，它会慵懒散漫地、声音低沉地打着鸣。这久违了的鸡叫起床令，让我觉得亲切。芒市，让人一见钟情，第一天我便有了这种欣喜的感觉。和它的名字一样，它是一个耀眼的地方。

味蕾上的年

赵仕华

进入腊月，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家里的年猪杀了，母亲便开始熏腊肉、灌香肠。就算隔了30余年，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些画面。母亲穿着藏青色的棉袄，手里拿着磨得锋利的菜刀，正在认真地切肉。五花肉、半肥半瘦的前腿肉、猪脚、排骨等都是要腌的，她将盐和花椒混合后，用手将它们使劲涂抹到肉上，然后放到盆里等候入味。瘦肉切成细条状，撒上精盐、花椒面和少许辣椒面，再用竹篾将它们仔细拌匀。然后，她开始灌香肠。那时候我还小，站在一旁看着，觉得很好奇。母亲笑着教我，我便学着她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将瘦肉往肠衣里塞。香肠、腊肉做好后，母亲便把它们悬于土灶上方的梁上，在烟熏火燎中，这些肉慢慢变色、水分析出。母亲还会用小针刺香肠，让里面的空气排出来。偶有阳光透过窗子洒在那些肉上，散发出的香气就更加诱人。每当这时候，我总会忍不住去闻一闻，那种香气仿佛能穿透我的鼻腔，直达心灵深处。除夕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来了。母亲一大早就开始忙碌，到了下午，一桌丰盛年夜饭便摆上了桌子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吃饭，其乐融融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。猪脚是母亲的拿手菜。她会加入一些香料，把猪脚和萝卜同炖。扣肉是父亲最爱吃的一道菜。腊月二十三后，母亲会把那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一片片的，准备好小米，用白糖加猪油炒成汁后，将汁与蒸好的小米充分混合，和五花肉一起装盘后放进锅里再熬。折耳根是乡下人的一道特色菜。母亲会把新鲜的折耳根洗净切碎，加入酱油、精盐和辣椒面后拌匀。那折耳根吃起来清脆可口，超级下饭。如今的年味，在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的包围下，已经变得有些陌生。但那些来自故乡的美食味道，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味蕾上。

奶奶的葛粉粥

陈家怡

每到冬天，我总会想起奶奶做的葛粉粥。奶奶会把葛粉和清水搅和在一起，调成糊状，然后把刚刚煮好的热腾腾的粥浇在上面，再加上一勺糖。那个时候，无论多么冷的天，我都会为了这碗清香温暖的葛粉粥起个大早。葛粉一开始不是葛粉，它只是一个埋在地里，浑身裹着泥的，有些粗壮，并不是很好看的根状物。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讨厌它，我讨厌它偏偏生在寒冷的冬天。每次看到奶奶洗葛粉的彤彤的双手，我总会在心里痛骂它。洗葛粉的工序实在繁琐。我只知道，奶奶在我没醒的时候，拿上大锄头，去山里寻找葛根。然后挑上个晴空万里的日子，找个师傅，用机器把葛根打成渣。接着，就要反复拿网去筛洗，这个过程很艰难，我曾帮奶奶干过这个活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甚至记不得有多冷，唯一的印象是，阳光照在奶奶头顶上，她的发丝随意地别在耳后。她撸着袖子，叫我快回去写作业，不要给她捣乱了。我为自己辩解：“我没有捣乱，我是想帮你的！”如今又是寒冷的冬天，我围着厚厚的围巾，走在异乡的街头。小贩在路边叫卖着，有我爱吃的糖炒板栗和烤红薯。我又无端想起了奶奶，我们总是分着吃一根烤红薯，我们如此喜欢这些温暖软糯的东西。我总觉得冬天就是应该和奶奶挂钩的，奶奶总是暖的，我们依偎着，一起烤火盆，一起哈气，一起搓手……因为奶奶，我感觉到冬天总是比别人的更温暖。我更加想念她了。在外地求学的我，回家时的次数算得上是频繁。之前，为了奶奶可以方便地和我联系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教她怎么打视频，怎么接视频。奶奶这时候像个小孩，也好像很担心我会不耐烦，所以总是急切地去学，成功学会了，还要去邻里间炫耀。看着已经比我矮的奶奶，我的心里酸酸涩涩的，有什么东西压着我的喉咙。我知道，奶奶也是这样想着我。“现在天气冷了，要把袄加上。”上次在视频里她叮嘱我。其实她已经说了好几遍了，但是我乐意听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越来越喜欢这样啰嗦的奶奶了，冷风把镜头弄得朦朦胧胧的，看着视频里裹得圆圆的奶奶，突然的，一碗热腾腾的葛粉粥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对奶奶说：“好想吃葛粉粥！”奶奶笑了，老花镜下的眼睛都弯了，她说：“好！那你快点回来！”

想去一个地方

孤城

想去一个地方。其实，从想去开始就已经在心底，去了一趟又一趟。那地方，最好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因为什么人，或什么事，从未知世界里，凸显出来，让你想去。一个你走错了路，抵达的地方，不是你想去的地方。想去，没有去成。或者去了，满心欢喜，却一辈子再也没有去过的地方，让人想一想，就感到惆怅。冰凌酝酿水滴，就要答应阳光，想去——一种前倾的幸福纠结。因为想去，那地方被你内心小跑着的企盼垫得一日日，高过这一钩平凉的弦月。

谢飞鹏

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：20世纪70年代初，山里修通了马路。山上有个老人，一次到山下女儿家做客，看到路上的一辆汽车按着喇叭呼啸而过，好奇地问：“哪里来的大水牛，黑乎乎跑得那么快，还放着大响呢！”闻者无不绝倒。山上的老人如此，小孩就更不用说了。我家离马路不远，伯母是从山上改嫁过来的。她原来的孙子到她家玩时，每次只要听到车响，便赶紧从房子里跑出来看。即使正在吃饭，他也会马上把碗放下。看着汽车由远而近，喇叭一路呜呜来，他会手舞足蹈地大叫：“呜呜……叭叭……车来了，车来了……”直到看不见车的影子为止。山上的人这样，山下的人也差不多。汽车多看了几次不以为奇，但要



回家的路

近日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小红山子嘎查举行“冬季冰雪摄影节”，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。表演结束，人们走上回家的路。

刘宏成 摄/视觉中国

那时我们这样看车

是看到没有见过的车型，依旧十分兴奋。有一次，马路上驶来一辆二轮摩托，人们全都站到坪里来了看。那年头，二轮摩托只有在电影里才偶尔能见到。人们一边看一边惊叹道：“哟！摩托车真快，就像箭一样飞出去了！”小孩子看车，大人也看车。小孩子看车是为了好玩，大人看车还可以用来记时间。那时，一天三班客，早中晚各一班，挺准时的。早晨到地里打早工，没有手表，不知到了什么时候，看到早班车来了，便知道可以回去吃早饭了。什么时候该做中饭，村里的女人们总会这样说：“中班车过了，要做中饭了。”到了傍晚要是谁还没有收工，人们便会对他

说：“你看啊，晚班车都过了，还不收工回屋里！”对我们来说，最有意思的是秋收过后，看到运粮的大东风一辆连着一辆，在马路上飞驰而过，那场面真是壮观。满载粮食的大东风去得很远了，马路上扬起的漫天灰尘也渐渐散去。看着空荡荡的马路蜿蜒伸向山外，我不由得想，这么多的粮食要运到哪里去？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？我对山外那个遥远的世界产生了遐想。终于我坐了一回汽车。那次我去集镇的二姑家做客，二姑在供销社上班，回家时她叫货车司机顺路带上我。坐在驾驶室里，我紧紧拽着软软的坐垫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。看到路边的人、树、电线杆以及远处的山

川，在汽车两边不断晃过，那是一种多么神奇的感觉呀！以至于下车时，我竟忘了对司机叔叔说声“多谢”。我飞奔到村里，对着伙伴们自豪地讲述着这一切，引来一片艳羡的目光。现在我是坐过汽车的人了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！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坐了一回又一回的车，对看车渐渐感到不怎么新奇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坐着客车走出了大山。如今，我也拿到了驾照，还有了自己的汽车。时光会慢慢流逝，但有些烙印在时光里的记忆不会。看到城市里大马路上飞驰而过的一辆辆汽车，我有时会想，那些开车和坐车的人，或许和我一样，曾经也是对车充满好奇的人吧。

遥想当年跑市场

霍寿喜

30多年前，我刚调到江南小城，当时单位经费非常紧张，干部职工必须到外面跑市场推销，工资、奖金才有可能发放到位。起初是去拉电视天气预报画面的插片广告。3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到步行街一家羊毛衫专卖店联系广告事宜。老板是个内蒙古小伙，留着八字须，有那么点英俊。说明来意后，他一个劲地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现在都看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，谁看你们的天气预报呀！”我则强调我们的广告价格低，相对效益还是好的。但他还是没有广告意向，我只好悻悻而归，但并没死心——这家店开张不久，生意很好，而且尚未在电视上做过广告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来了，那老板一眼就认出了我，言语中透着讥讽：“你们昨天预报今天中雨转大雨，现在都快傍晚了，阳光还是很

好啊！”我解释道：“这次天气预报倒是准确的，因为昨天晚上下了50毫米的大雨。”老板乐了：“那是昨晚下的呀，今天白天可是大晴天！”我当然很有耐心：“您可能不知道，气象时间的一天是从晚上8点开始的，昨晚下的雨，也在‘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’的范围内，所以预报是准的。”也许是我的气象科普教育取得成效，老板正八经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下个季度做广告，到时你再来吧。”我连叫了好几声“好”，和他握手告辞。第一季即将过去，再有几天就是下个季度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4月1日，我如约来到那家羊毛衫专卖店。老板对我很热情，但当我掏出广告播出合同时，他一个劲地摆手：“你来得太早了，太早了！”我疑惑地问：“不是你让我下个季度来吗？今天就是新赛季的第一天。”他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们气象时间的一天是从晚上8点开始，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季度，是从下一个寒冷时节开始，天热也不穿羊毛衫啊。”

我当时那个气呀！回来和单位领导诉说委屈，领导倒是大度：“今天是愚人节嘛，明天肯定能跑到广告……”翌日，依旧颗粒无收。因为电视天气预报广告效益不好，单位又成立了“防雷公司”，主要业务就是推销计算机防雷器。初夏的一天，我和同事刘胜拎着一些防雷器的样品，来到本市一家上市企业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李的科长。到了业务大厅，工作人员多，计算机也多，至少有一百台吧。工作非常高兴，脸上却故作忧虑，不断询问李科长有关计算机安全方面的问题。“这么多计算机都没装防雷器，万一遭受雷击，损失怎么得了啊！”刘胜惊愕的语气令李科长有点惶恐。我则掏出几份数据文件：一是我们小城的雷电天气日数；二是某些大公司因计算机遭受雷击而酿成巨大损失的新闻报道；三是我们推荐的几种计算机防雷器的宣传册和防雷试验数据。李科长认真地翻一翻看，最后问：“安装了防雷器真的就万无

一失？”“放心吧，我们的防雷产品都是上了保险的，万一出现雷击事故，保险公司会全额赔偿。”我回答他。李科长说，他得和老总汇报后才能给明确的答复。几天以后，李科长回话了，说防雷器的事已基本搞定，他马上就带人过来签合同。我和刘胜那个乐啊！和李科长一道来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，还没落座，小伙子就出去了。我们喝茶闲聊了一阵后，他回来了，但没坐沙发，而是在办公室的计算机桌旁坐了下来。我拿出销售防雷器的合同书，李科长正要签字，却被小伙子打住。他神秘兮兮地把李科长叫了出去。我和刘胜面面相觑。待李科长重新回到办公室，他的语气完全变了：“很抱歉，很抱歉，我们不能签合同了。”刘胜火了：“怎么回事啊，不是刚才还说得好好好的吗？”我的语气则很平和：“李科长，我只想问一下不签合同的原因。”李科长怎么说也不愿回答，倒是那个小伙子实话实说：“我刚才在你们局转了一圈，发现所有办公室都配了计算机，却没有一台计算机安装了你们推销的防雷器……”还不是因为我们没经费。哎，这市场可真难跑啊！”